

後漢書

十四



列傳卷第

屯言國記畢

東漢後漢書

卷之

六



新

游學京師

馬年雖幼而見光武

知非常人

遂相親附



歸家

及漢兵起

更始立

豪傑多薦舉

禹不肯從

又聞光

武安集河北

即杖策北渡

光武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

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

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何

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

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間私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

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

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

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

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

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

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馬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

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炙魚上餐皆勞免吏士威嚴其厲眾皆竊言劉公負天人也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

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

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

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

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

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

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

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

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
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
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豐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
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
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
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車騎
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
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
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
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
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
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

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
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
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
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
大破之匡等皆奔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
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
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
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
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
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
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鄼侯食邑

萬戶敬之哉

在鄧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

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

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歛

左輔即左馮翊也引

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

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紀

禹復破走

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

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

紀綱紀也言有紀條貫而不殘暴

皆望風

相攜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

節

住或作在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

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

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

仰之積

仰猶恃也音魚向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

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

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

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

至枸邑

枸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枸音荀

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

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

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

勅曰司徒竟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惶惶無所依歸宜以時

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

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

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

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

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

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軫

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

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

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

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
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
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
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
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
軍士飢餓者皆食東萊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
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
功不遂數以飢卒微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
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
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
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
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

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

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

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皆主征伐事後左右將軍

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

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

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餘

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

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

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

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

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

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

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

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

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襄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相帝

時為少府襄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

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

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

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

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

所敬者位特進在二公下其次朝廷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王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親諸侯也康

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滿數

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

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

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

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藹反曰汝我家出

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

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

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

卒謚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臣亦擇君而事之斯最作事

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

赴光武方言曰羸擔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

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音褫

直紙反又敕紙反龍章袞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敗榮悴交而下

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

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

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

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從獵

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與得火

以射火背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永平中理虜沱石曰河

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

石曰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

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隘音乙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

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老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

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

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

守任興欲誅赤沙烏相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

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訓撫接邊

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相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

樂隨訓徙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贏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

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僕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

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元和三

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

二年護降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

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

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眾四萬餘人期冰合

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

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漢亦時

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

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

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

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

運之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

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

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

衛羌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

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

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

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

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

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

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

谷東觀記曰寫作鴈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

大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

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

箬上以度河箬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

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

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

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

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比日款

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

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

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

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

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

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若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相吏士皆奔走道路前

任烏相校尉時吏士也

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

曰此義也僞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

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

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

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閭悝音口回反

隲字昭伯東觀記隲作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隲兄

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

京悝弘閭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始自隲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閭皆侍中殤帝崩太

后與隲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

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

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

定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護遂逃避使者問關關

猶嶠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採也過以外

戚遭值明時過誤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溼澤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

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

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和帝殤帝崩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

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猥曲伏聞詔書驚惶

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退自惟念不

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今豫州鄆城縣南

西華縣屬汝南郡也

寒而慄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臣等雖無逮及遠見

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慤

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

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

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廷憂

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

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

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隲班師班

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

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

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

遭元二之災日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

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耗并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

賊羣起四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

被諷被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

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

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閭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

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

既還里第並居家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隲

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

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又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

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並宿幸其弟弘

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諸儒多歸附之

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

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

錢千萬布萬匹隲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

錢

錢

錢

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

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府冢上賜王衣梓官更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纁縣輕車材

官五校士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師

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

子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閻相繼並

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惺子廣宗為葉

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

氏章帝竇皇后竇動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死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者檢

勅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惺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

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

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首於惺

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惺為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

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

黃門李閏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

誣告惺引閻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

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

德皆為庶人惺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

故郡沒入惺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

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惺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惺與子鳳並

不食而死惺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

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

寵痛惺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襯襯親身也上疏追訟惺曰伏惟

和喜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與帝崩太后

母也

於文

母也

帝故曰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身積善

是賴復謙之祐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

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白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遂令隲

等惟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子鳳凰從弟廣宗忠也死

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

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竊自致廷

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

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

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

后恩訓敗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

見皆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

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

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

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

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後耿氏教

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

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相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

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

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

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

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

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

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相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者非徒豪橫

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已

罪孽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已

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情踈禮重而

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來寵方授地

既害之其地必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隙開執謝讒

亦勝之君臣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悲哉隲悝兄弟委遠

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忠於

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

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史記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

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

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

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

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

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

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夫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

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

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為使君

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

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况

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

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

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

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

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

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

馮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
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

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
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

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
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

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
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

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隸
射隸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之花多竹篠也養馬二千

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
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溫並今洛州縣也

臨黃河故曰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

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

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
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

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
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

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
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

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加馬也輦車人挽行也尚書升斗以
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

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
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

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
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

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

遣元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

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

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之下小

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

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滹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

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秦王不懌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相如前請秦王擊缶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以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

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頗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

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

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

守即就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

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躡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

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

也說文曰誑亦誑也音持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

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

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躡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

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

開中郎將來歛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

吳漢共圍躡於異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躡拒隴氐及

躡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

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

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理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

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

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

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

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

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

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

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

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

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

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

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

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
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盛
侯子扶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
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
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侯交縣屬師
郡交音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
徙封商鄉侯釐卒子龍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
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死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相帝時為侍中性矜勢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娉其從

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

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

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

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

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

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

抵說文曰抵則擊也批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

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隊萬仞之

阮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

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尚書昆有繩墨案空劾繩墨謂不復質確其

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昆有繩墨案空劾繩墨謂不復質確其

過實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說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用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微墨實于叢棘也便

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

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

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劭好為諂諛張設機

網復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

令表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髮剔墳墓但未掘壙

出尸剖棺露此肉耳此肉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昔文王葬枯骨

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

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

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與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

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

觀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

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息遂

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

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負史記曰楚人伍奢者為平王太子

建大傳費無己謀殺奢奢子貞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五負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

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

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用力甫始也止

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

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

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

犯元惡大愆愆惡也王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刑也

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

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而閭闔九重閭闔天門也陷窅步

設窅窅也舉趾觸罟不置說文曰罟兔網也音浮嗟動行絀羅網無緣至

位焉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而閭闔九重閭闔天門也陷窅步

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

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眾也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陰陽

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

傷穀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也

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議獄緩死之時易中孚象

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邪包苴以

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固不

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

受護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秋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

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不勝狐死

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

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訐毒痛兩觀闕

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

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

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

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

出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用驪姬臣

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分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

勾兄弟死命勾乞也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宗陛下寬饒之

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

所委仰者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動成智隱靜

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子翼守溫蕭公是埒呼等係兵轉

食以集鴻列誅文屈賈有剛有折誅自王甫文

六卷終

列傳卷第七 范曄 後漢書十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正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邾城縣亦有父城好

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

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

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車鄉中車鄉名也在父城界異間出

行屬縣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

呂晏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位健有武略綝音丑心反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

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

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

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死更始諸

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

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

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音姚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於字

光武習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

皆以為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

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

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

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

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

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

為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

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

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



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

萋亭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于反時天寒列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

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與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火熨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異復進麥飯竟有因復度虜

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

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

軍中號為整齊毋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

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

于林闡頓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

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漢記儵字儵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

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宇全倉廩實乃拜寇

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為津統一郡軍河上與

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

微子去虜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善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伯

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

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

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

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若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

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

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

古公於岐山之下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

子項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

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

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

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

鎮孟津俱據機軸機言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

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

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

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

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其各屬河南郡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

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

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

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温鮪自將

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尉護軍將軍

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

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

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

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獲王胡軫為隨王更始欲殺天下無主宗廟之

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

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

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

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

使太中大夫齋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二百里內太

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

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

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其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勅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

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

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

率衆降異東觀記曰涇池霍即陝王長湖濁異與赤眉遇於華陰

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五千

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

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

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

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涇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

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

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

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

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

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

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

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爾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歸池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論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功賞以荅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

下邳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茅蔣震據霸

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張邺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

口谷口縣名屬左馮胡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駱蓋延據盩

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

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

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邺任良共攻異異擊

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折

折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要擊

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

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

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

送練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

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邺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

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

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

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析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二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

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

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

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

將爵通侯

通侯即徹避武帝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立微功

謂西方一面

皆

自國家謀慮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

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

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

逐爭也

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

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

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

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為吾披荆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能使中黃門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婁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相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庶莒道射相公中鉤後曾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

也新序曰齊相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臣今亦願

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

數引讌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

將上隴為隗躡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躡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

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

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怙快小利

怙快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怙復

也鄭景純曰謂慣快復為之也怙音丑反快音逝

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

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子兵法之文

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

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

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

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拘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

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孟子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屬北地郡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青

將賈覽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莫鞬音於六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

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搃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旦一

年皆斬之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諸將共攻

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

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平

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

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

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

追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
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
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

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為

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力反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

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

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被

創亡歸宛與前隊二嚴說共城守前隊大夫二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與二師嚴尤共

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二師與此不同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

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

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

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

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

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

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觀記曰徭作淫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

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

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

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

謀大怒收歆置彭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戣人必於其下召

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

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

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

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

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人家豪右可以

為用乃貫歆貫寬也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

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續漢書曰

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節從

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續漢書曰

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

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

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

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

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

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

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

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

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

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

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

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

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

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

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更始傳

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

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

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葉等十餘城犍

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

縣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

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

音求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

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

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

屯據濟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

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武威將軍

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

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

之連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

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滄

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道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

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見光武紀

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豐起

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

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

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

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

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

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

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令得

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

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

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

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

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

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歸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曰戎

號周成王義
稱臨江王

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

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龍

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

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

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

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

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

降

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下降兆中折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

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

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

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

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

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

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以將伐

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

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為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

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

荊揚咽喉

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

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

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又遣偏將軍屈

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

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

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

助彭征伐

續漢書曰張隆遣子畢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畢為率義侯不摠遣子故言或

於是江南之珍

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

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

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

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

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蹏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

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須為白彭遂雍塞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練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練

盛土為堤颯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颯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

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颯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

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附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附音匹

俱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解反

光武紀橫江水起浮橋闕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

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並船名樓

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

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

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

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濯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

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

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竒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攢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竒船不得去竒等乘執殊死戰

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

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云

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

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

東觀記曰彭若出界河北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

彭到江州

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討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

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關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

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

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汧都江而上

都江成

龍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

千餘里徑拔武陽

武陽解見光武紀

使精騎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

都縣東南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

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

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

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

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叩穀王

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王

會

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

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

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

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

伉音口葬反

伉卒子祀嗣

東觀記曰祀作

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二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祀細陽

侯順帝時為光祿勳祀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楊長公主少

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

州安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蝨賊岑君過之

蝨賊

食禾稼蟲名以喻蝨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下生糞

糞長毛也犬無追吠故足下生糞

含哺鼓腹

焉知凶災

哺食也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丁猶當也

美矣岑君於戲

休茲

於戲數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
生竒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
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
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
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
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
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
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圖
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相文是也齊相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
秋之時周襄二君霸有海內圖
相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
中夏各自踰據又不連相文定

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
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得無不可
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
弟持我書往施用也
第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

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竒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
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
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
也東觀記續漢

書左並
作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部尉光武曰賈
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
府官屬復與段孝共

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
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部尉上署報不許也

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
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
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
亦羽為旌

旗將軍所執先
登先赴敵也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
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

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
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

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鞞賊破之光

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

王曰直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

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死為次誰當擊之復

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

當擊死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

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

暴祀汜降屬縣采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蜀

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滎也間連破

之新城今伊闕縣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

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徙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蠻未破諸

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

東北即甲里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

在昌陽縣東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

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

起大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

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王復為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

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

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三十一年卒謚

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肅宗更封復小子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

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

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

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

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

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

在丙符之功實為

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

乃

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

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賈高之事

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

使之然乎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死賊奇鋒震敵遠

圖謀國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

